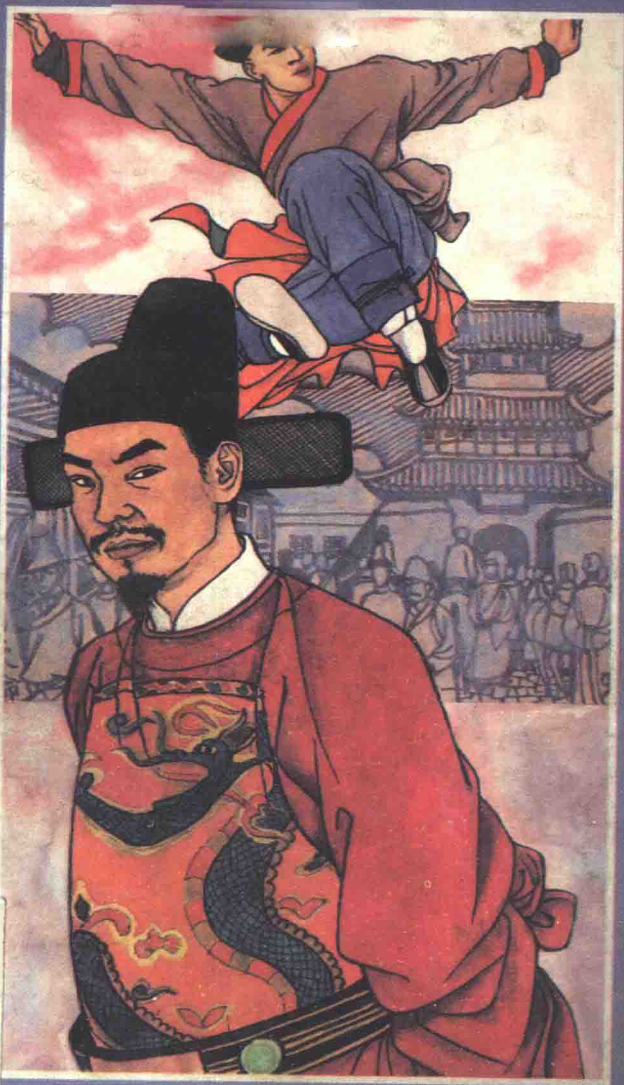


权谋侠影



历史传奇丛书

复昇

权谋侠影

复昇 贯麋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权谋侠影

复昇 贯麋 著

责任编辑：邵凤初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人民交通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发行

*

787×1092 毫米 1/32 11.25 印张 253 千字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 500

ISBN 7-5048-1333-8/I·205

定价：5.80 元

第一章 初至金陵

1

夕阳如血，已经快落山。

在通往金陵的大道上，奔驰着两骑快马。

走在前边的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中年人，白面长须，面目清癯，象一介书生，看见古老的南京，精神焕发，深邃的眼睛发出了异彩。他左手拉着马鞭，右手执鞭遥指着如镀上一片血红色彩的南京城堞，头也不回地说：“方砚，再加一把劲，前边就是金陵了。”

方砚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眉清目秀，嘴巴上已长出了黑色的茸毛。他有些不高兴，小声嘟囔着说：“人家都快累糊涂了，还加什么劲儿。这不是说话就到了，着哪家子急呀！”话虽这么说，前边的人鞭马疾驰，转眼落下他老远，他不敢怠慢，照着马屁股上几鞭子，紧紧跟上。

城门的过往行人已经稀少，大门已经关上一扇。一群鸦雀鸣叫着飞出城墙，回野外的巢穴。

二人打马进城。

进城后是一条石板铺的大街，中年人勒住马，甩蹬离鞍，活动一下坐得麻木的屁股，长吁一口气。方砚急喘吁吁地，满面淌汗地赶上来，下了马就问：“老爷，咱们到府衙去吧，

天可已经快黑了。”

这位书生模样的人正是新上任应天府的知府，姓吕名历，字公逸。他原是两榜的进士，在外放当了一任县官，颇有些政声，又调回北京任御史大夫。上月，吏部尚书突然传他，並说：“谏官之位乃颇屈其才，本官已稟明圣上，调你去应天府任职。”

吏部的老尚书说是找吕历商量，其实已内定好了。只要上头皇帝批下，即可上任了。不过，他还是让吕历斟酌一番，权衡利弊，“以回圣上”。

自古道：“京官难当。”而南京城的地方官就更难当了。若在北京，离皇帝近，万事只要多磕头，多请示，少做主就行了，而应天府——也就是南京留都——就不同一般了。

那里远离北京和皇帝，却比京官还难当。金陵内的有紫金城，有内阁、六部及十三科道，凡北京有的衙门，一应俱全。这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的都，其子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后，迁都北京，留下了一个陪都。皇亲国戚和王公贵族，俯拾皆是。自明朝创业以来，没有一个应天府知府有好下场的。明太祖朱元璋就曾亲下谕旨杀了三个五品正堂，仔细分析起来，都是芝麻粒大的事。

现在当朝的朱厚熜，远不能和乃祖朱元璋相比了。他登基十余年，不理朝政，一切朝中大事都由宦官和权相高拱所把持。自正德六年宦官张永告发刘瑾谋反后，宦官所管辖的特务机构东、西厂一度陷入低潮。可最近一时期，秉笔太监冯保专权，恢复了东西厂，制造了几起血案；再加上横行朝野的锦衣卫，文武百官无不战战兢兢，小心过日子，生怕招惹是非。

也有不怕死的，象御史大夫胡庶之使上疏弹劾宦官专权，

说又“复英宗、武宗之旧辙”，“至使阉党专权于朝，扰乱朝纲。”希望皇帝能“清除阉党，以正视听”。不久他便被褫夺职衔，罢免回乡。时间不长，恶耗传来：这位胡御史一家在归乡途中遇到强盗，全家惨遭杀害。

此事在京城引起震动，朝野一齐要求官府严惩凶手，为胡庶之全家报仇。然而，尽管人声鼎沸，群情激昂，嘉靖也屡下谕旨，却终未见凶犯被获的消息。一位刑部侍郎忍不住，上疏嘉靖说：“厂、卫平时极为拔扈，自诩干城，为何区区杀人之蠹贼却不能捉拿归案，以谢国人耶？”“如此无用之徒，留之何用？不如去之，选干练能士另组新厂卫，则国之幸甚，民之喜煞。”几天后，一把锋利的刀子带着一封匿名恐吓信插在这位刚直不阿的刑部侍郎家的花厅柱子上。侍郎立刻称病不朝，不久便告“老”还乡去了。

在这种时候，老老实实的，蔫不叽叽的当一个不起眼儿的“顺官”，别招惹是非，明哲保身最妙。即使外放做官，也别上这个倒霉的应天府啊。

吕历在京多年，什么不明镜似的？当即推辞说：“学生才疏学浅，望老大人另择贤良。”

吏部老尚书张四维，已年愈花甲，正德年间就是侍郎职了，到现在已经当二十多年的尚书了，只是从礼部调到吏部，至今还未入阁拜相，仕途不顺。过去传言，说他与首辅高拱不和，常有齟齬。吕历从未参加过社党，不甚了解内幕。

前任吏部尚书张居正入阁任首辅，据传张四维与他联了宗，立马从礼部提任吏部，可谓是右迁了。张四维宦海沉浮数十载，颇有滑头之称。有人说他象唐朝奸相李林甫，有人说他似宋朝变法的王安石，也有人说他如前朝的宰相胡惟庸，究竟谁说得有道理？无人敢肯定。不可以断言：这个张四维

是个令人难以捉摸，不好对付的老耄。

张四维曾提拔不少人，象周耽和海瑞就受过他的恩惠。他多次提拔和向皇帝举荐及推选中央与地方官，皆得其用，素有“缙绅伯乐”之美称。

吕历同张四维打交道，不由心怀三分戒备。他态度坚决的推辞，引得张四维拈髯而笑，道：“吕大人，恕老夫直言，以你之大才，在京城为一名御史，实乃屈就。前任县治，政清廉明，有口皆碑。老夫早就看出吕大人是匹千里马了，只是未遇伯乐而已。”

“老人言之过誉。学生有何德何能，堪称千里驹？实难当此重任，望老大人另请高明。”吕历拱手为礼，推辞道。

张四维心中不悦，面上笑容敛起，正色道：“吕大人，不是老夫揭你。你曾在朝下散布过御史最好是哑巴来当，不然自找倒霉。当胡庶之上疏弹劾太监，你夜赴其府劝阻。刑部侍郎要求圣上惩办凶手，你却说他多事……吕大人，如此做法，要是让当今皇上知道了，可判你个欺君之罪呀！”

吕历打了一个冷战，他为御史多年，亚赛徐庶进了曹营——一语不发。同仁曾讥笑和指责他，说他无言官之骨气，他视若无睹。一次酒后，他对一位同仁说过，御史最好找哑巴来当，何必自找倒霉？历朝历代，谏官多死于力争，我等何必做无谓的牺牲……等等。他暗地里曾劝过胡庶之和刑部侍郎。他心中纳闷：这个张四维怎么知道得一清二楚啊。

见吕历发愣，张四维又深沉地笑起来，一脸皱纹折起，“吕大人不必惊慌，老夫不会向圣上参奏的。老夫多年观察，见你与众不同，特禀奏皇上，让你担此重任。望你切勿辜负当今和老夫的一番好意呀。”

吕历哑然，半晌才说：“容学生三思而行。”

不料，第三天谕旨就下来了，说“因应天府突然夭亡，正虚席以待”，需“克日启程，不待延误”。

吕历在北京就已听说南京应天府的知府已经死了，或云被刺，或云谋害，或云暴病，或云自戕……颇为神秘，流传着各种猜测和流言蜚语。知道内情的讳莫如深，不知道的乱加猜测和判断。

现在已是箭在弦上，若坚辞不去，定当抗旨论，立刻就会锒铛入狱。吕历左思右想，也只好背水一战了。

临行前，吕历去张四维府上辞行。张四维显得十分高兴，执著他的手说：“老夫既把你推到你位，就不可撒手不管。我送你十六个字，也算是临别赠言吧。秉公执法，谨慎小心，善辨疑难，勿要涉险。”张四维送他到大门口，可算是上司对下属的殊礼了。他还叮咛吕历道：“若有疑难之事，可派人与老夫商量；朝中之事，自有老夫斡旋，你只安心治理地方就行了。”态度异常亲切，把吕历看成他的子侄一般。

吕历赴任没有带家眷，他不想到应天府安家，嘱咐凌夫人安门闭户，好好教育子女和看守家业。没有他的亲笔信，切不可南下。他心里暗自盘算：如果应天府“不方便”，趁早回京卸职，以度余生。

吕历带着书僮方砚启程南下。一路之上，左思右想，异常矛盾。一方面，他想施展抱负，抒发自己胸中的才学；另一方面，纲纪混乱，权臣和阉党互相勾结，稍有不慎，就会被人暗算，身首异处。况且，金陵乃龙潭虎穴之地，历届知府极少有好下场，除非随波逐流或者同流合污。而作为他来说，是绝不能这样干的。

到了金陵城下，他心中油然升起一股狠劲，暗道：人生能有几回搏？拼个鱼死网破，留得清白在人间，来个青史标

名，也就不愧对祖宗在天之灵了……

方砚用衣袖擦擦汗，仰着脸看着吕历，见他不吭声，呆呆地出神，忍不住心焦地催促道：“老爷，老爷，快到府衙去吧，前心可都贴到后心啦。”

吕历象从梦中苏醒，微微一笑，指着方砚的鼻子说：“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中午打尖你吃了足有一斤半大饼，二斤牛肉，还没到天黑，就饿得象猫儿似的啦。”

“哎，可还走了七十多里路呢！老爷你怎么不说呀。”方砚有些委屈地噘起了嘴巴。

“好，我们找家店铺吧。”吕历牵着马朝城里街上走，边走边欣赏街市的景色。

金陵是朱元璋建都的地方，北京仿其形式，很多的地方连地名都是一样的。一条秦淮河从城中穿过，两岸尽是商肆妓馆，市面繁华，十分热闹。虽然已是天色将晚，但比白天更加热闹起来。许多商贾店铺挑起灯火，做起了夜市。这里不象北京，一到天黑，街上人迹罕见，厂、卫横行。就是一些达官显宦，文武大臣也不敢到处乱串，紧闭朱门，只在自己的深宅大院里享乐。那些平民百姓，劳作一天了，回到家中吃完饭后，也只能上炕同老婆歇息了。

方砚看见一家酒馆饭铺，不由得直咽唾沫。两眼直勾勾的，只看那些鸡鸭鱼肉，真个难受。可是老爷不停步，他也不敢驻足不动，心中着实埋怨着吕历。

“方砚，到了。”方砚正想着美味佳肴，猛不丁听见吕历叫了一声，忙站住抬头看，不是官府衙门，却是一家客店，心中十分纳闷。

方砚莫名其妙地看看吕历，疑惑地说：“哎，我说老爷，这是……”

“咱们先住在这里，明天再做道理。”吕历小声吩咐。“人家若问起来，就说咱们是来江南做买卖的生意人。我是掌柜的，你是伙计，明白吗？”

方砚更加奇怪，刚想问，吕历已拉着马匹进了客店，他也只好揣着一脑袋浆糊跟进去了。

2

吕历带着方砚来到秦淮河边，看见他抓耳挠腮的急相，笑着说：“方砚，今天我带你开开眼界，咱们进个大馆子，如何？”

“那敢情好了。”方砚歪着脸调皮地说。“可不知老爷带我上哪家馆子？”

吕历带着方砚边走边看，远远地看见一个灯火辉煌的去处。三层雕梁画栋的楼沿上挑出一幅布条幌子。走到跟前一看，二楼上有块黑底金字的大匾，上写着五个大字：“金陵大酒楼。”笔锋苍劲有力，古朴道拙，一看便是名人大家的手笔。左下脚有一块方不方，圆不圆的篆刻图章，下堕一行小字：“高陵仲木书。”

吕历拈着三绺胡须，看着匾额沉吟半晌，暗自点着头，对方砚说：“走，今天就来这个饭馆领教。”

方砚脆生生地答应一句，欢天喜地地跟着走了进去。

跑堂的看见这位衣着并不华丽，但气度非凡的客人到了，忙迎上前来往里让：“客官，这边坐，这边坐。”

吕历用手中的折扇一摇，说：“我们要雅座。”

“哎，好，楼上请。”跑堂的点头哈腰地指着木楼梯道。

吕历与方砚扶着朱漆木栏走上二楼。二楼人声喧嚷，有十几个歌女正在侑酒和浅唱低吟，十几个珠光宝气商贾打扮的人，正在猜着行令，呼九喝六地吃酒。

一个穿着整齐华丽的跑堂的，满面笑容地快步迎上前来，说：“二位爷，里边请，里边请。”

吕历皱皱眉头，对乱哄哄的气氛很是不满，抬头看看三楼的楼梯，说：“楼上还有酒座吗？”

跑堂的满面的笑纹好象凝固住了，偷眼上下打量了吕历一番，心中暗自冷笑，说：“这位爷，您就在这儿用酒吧，楼上可不是您能去的地方。”

吕历斜睨了跑堂的一眼，微微一哂道：“此话怎讲？”

“嘿嘿，这位爷，这里多自由洒脱。”跑堂的并不回答他的问话，笑着指着正在狂喝痛饮的人们说：“您瞧，您要是找个陪酒的姐妹，这里有的是，任您挑选。”

吕历略做沉吟，说了句“也好”。那个跑堂的非常高兴，忙往里让。吕历拒绝了他的好意，就选楼梯口没人的桌子坐下来。这里把着楼梯口，光线不甚明，因此没人坐。

跑堂的边用一条干净的抹布擦拭着桌子，边问：“客官，您要点什么？”他看出方砚是奴仆，并不理会他。

“哦，你这里有什么？”

“有爆炒鳙鱼，糖醋鲤鱼，两吃桂鱼，清蒸鲥鱼，清炒虾仁，香酥凤鸡，爆炸鸡丁，红烧板鸭，酱鸭，清蒸元鱼，清蒸江蟹……”跑堂的一口气报了三四十道菜，报完之后有些得意地看着吕历。“您要点什么？”

吕历没有理跑堂的，却转头问方砚：“你想吃什么？”

“我？”方砚畏畏缩缩地瞥了跑堂的一眼，结结巴巴地说：“吃，吃炖肉粉条，猪头肉，要不，来盘酱牛肉。”

“哈……”跑堂的仰头一阵讪笑，笑毕对方砚说：“小兄弟，你以为这里是下等的铺子？这可是南京第一的大酒楼，可不是街头巷尾的小饭铺。”说着，意味深长地瞥了吕历一眼。

吕历心中有气。俗话说：店大欺客。他不好发作，淡淡地说：“来一个爆炒鳊鱼，一只香酥凤鸡，一只酱鸭，再加几个风味时兴菜，你就看着办吧。”他从怀里掏出一锭十两纹银。“侍候的好，我这里有赏。”

跑堂的神色一震，看着那锭银子，立刻换了一副媚笑：“是喽。这位爷，您喝点儿什么酒。”

“可有‘女儿红’？”吕历说。“来一坛吧。”

跑堂的走后，方砚看着吕历，气愤地说：“老爷，您看那家伙真是有眼不识泰山。瞧他那下三烂的德性，准是个只认银子，不认爹的主儿。”他在京城长大，一口的京话。

吕历矜持地一笑，没有说什么。方砚担心地说：“老爷，您拿出这么多银子来，够咱们吃五六天的了。要是夫人知道了，准得埋怨您一阵子。”

吕历拿扇子朝方砚的头上一拍，假做生气地说：“你瞎聒噪个什么？夫人没说什么，你到要起贫嘴来了。”

方砚一缩脖子，吐出半截舌头，做了一个鬼脸，忙回了一个“是”。

吕历见跑堂的正忙着张罗，跟方砚耳语几句。方砚脸色一变，忙说：“老爷吃饭吧，别惹事。”吕历说：“你不要管，跑堂的问我，照我的话说。”方砚只好嘱咐一句：“老爷小心。”

吕历趁跑堂的没注意，溜上了三楼的楼梯，悄悄地往上走。刚到三楼口，一个穿着华丽的人走来挡住去路，声言厉

色地说：“你是干什么的，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啊，这位大哥，我是来找吕楠，吕老先生的。”吕历灵机一动，忙拱手道。

“哦，”那人神色缓和了许多，上下打量了吕历一番说：“这位老哥，面生得很呀。”

“是。我刚从北京调来的，在编修院值事。”吕历小心答话。“因此，你见我面生。”

“噢，那就冒犯了。”那个人也拱拱手。“不过，我没看见吕老先生来。”

“哎呀，他说让我来这里找他的呀！院里有些急事，必须与他商议才能定夺。”吕历假做着急，又不相信地说。“不可能不来吧。”

那人见吕历不信，指着楼门说：“你若不信，自己去找找看。”

这正中吕历的下怀，道过谢后走到门边，掀起布帘朝里观看：这里边装饰得十分华丽，走道铺设波斯地毯。两边是木板隔隔开的暖阁，歌女慢声细气的歌声，似有似无地迴荡。一切显得典雅安静，不似楼下那么吵嚷、杂乱。

吕历从木板隔的缝隙朝里边窥视，见里面宴会桌上的人，各各气度不凡。从他们雍容华贵的衣饰和傲慢的气度，看得出多是达官显宦。令人奇怪的是，还有一些外国人，一个个卷发虬须，黄发碧眼，象是一些波斯商人。当时的人孤陋寡闻，凡是外国的商人，都称是波斯商，实际上哪里的都有。

吕历停在最里边的一间暖阁，这间阁子里的客人十分奇怪，穿的都是明朝汉族衣饰，却呜哩哇啦地说一些使人听不懂的话。而且声音很低，在外面根本听不清楚说什么。

吕历又转到另一边的木板阁，见有一间内十几个文人墨

客模样的人，正在给一个长面长须的人殷勤地敬酒，口中尽说阿谀奉迎之语。吕历觉得此人十分面熟，特别是长须引人注目，可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

“哟，这位客官，怎么站在这儿呀。来，一块儿进来喝两杯吧。”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在吕历背后响起，吓了他一跳。

吕历回头一看，不由吃了一惊，一个美丽如天仙般的女子，亭亭玉立在他的面前。她的明眸含着一丝哂笑，又有好奇。她的身后站着两个丫环模样的人，一个人手托香炉，一个怀抱琵琶。见吕历发愣，那女子轻轻地，甜甜地嫣然一笑：“客官，请吧！正巧我有空儿，一起喝两杯，如何！”

吕历忙拱手道：“不敢。在下是编修院的，来找人。”

“是吗？”女子秋波一转，小嘴儿一抿，先显得有些失望，后又不甘心地说：“你是编修院干什么的？”

“普通值事而已。”

“哦？莫非我看错了。”女子小声嘀咕了一声，正要再问话，那个看门的走过来向她深施一礼：“原来是红姐姐，怎么不侍候侯爷了？”

“侯爷有要事，让我出来散散心。”女子暗自叹息，又斜睨吕历一眼，没有说什么，轻移莲步朝后边走了。她走后，留下一股淡雅的香味儿。

吕历同看守楼门的侍者走出来，问：“这位是谁？”

“嘿，你连她都不知道？”那个人诡黠地一笑。“这是金陵第一大美人，《秋蝉院》有名的歌女红袖。”

方砚正提心吊胆地看着三楼的楼梯，桌上已经放了一个大冷拼盘和一坛酒，他一个劲地咽唾沫。却见红袖走了，吕历回来，才放下心说：“您怎么才回来？急死我了。您刚走不会儿，那个跑堂的家伙就来问您干什么去了，我说，

不过方便方便罢了，他看了半天才走。”

吕历坐下，方砚忙给他斟满了酒。想着刚才在三楼所见之事，满腹疑团。那些呜哩哇啦谈话的家伙，那个大胡子十分面熟，到底是谁呢？

“老爷……”方砚低声叫了他一声。

吕历见方砚正眼巴巴地看着他，直瞅着拼盘，知道他已饿极，笑着说：“你使劲吃吧，我喝些酒就成了。”

方砚迫不及待地吃起来，只片刻时间，就把拼盘吃个精光。幸喜热菜上得蛮快，也将供他吃。

吕历一边啜酒，一边仔细观察酒楼上的人，他的记忆颇好，把几个人的面目记在心上，谁知以后是否用得着呢。

在回店的路上，吕历遇见了不少骑马的武将和坐轿的文官。他们都是在外边玩够了，赶回府去了。他略略估计了一下，这些文武官员的品级，都在他以上，想到这里，他的心骤然紧缩起来。

回到店内，方砚打来洗脚水，伺候吕历洗漱完毕，就一头扎在炕上扯起了鼾声。吕历却睡不着，累极反而更合不上眼，只好对着孤灯闷坐。有人小心翼翼地敲门，吕历忙起身去开。敲门的是本店掌柜，他忙请他进屋。

掌柜的从袖中掏出一包油纸包的猪头肉和酱肝，又从怀中掏出一壶酒，放在桌子上，朝吕历一拱手道：“客官，我晚上唐突而来，不知是否打扰了？”

吕历忙还礼说：“哪里哪里，在下正在想事，睡不着，掌柜来此，正是求之不得。”

二人落座，掌柜的介绍说，我姓王名明古，祖籍镇江。自小随父来金陵学艺，积些钱财，晚年开了这个店铺。吕历觉得奇怪，不知这位店家为何想起突然造访客人，按礼数他

回答说：“在下祖籍北京不远的涿州，自幼随父漂泊行商，现来南方是为贩些丝绸。”

王明古给吕历斟上酒，眨巴着小眼儿，拈着八字胡，不信任似地看着吕历，笑道：“在下已开店二十余载，对南来北往的客人，一看便可揣摩出他的身份。我看客官非等闲人物，定是有身份的宦官人家。不然，我就不会这么晚前来扣门了。”

吕历忙摆手笑道：“王掌柜，你说到哪里去了？在下确是普通商人，只不过自幼读过一段诗书，只因屡试不第，才弃文行商。实际上也是迫不得已，家父临终嘱我努力读书上进，千万不要做商贾。可是生活无计，不行商靠什么养家糊口啊。”

王明古点点头，难消疑惑，只是不提，劝他饮酒。

酒过三巡，吕历用探询的口吻问：“王掌柜，在下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一二。”

王明古喜欢与识文断字的文人交友，每有墨客文人来店下榻，他都要促膝长谈。吕历刚刚进店，见他气度不凡，举手投足颇具文人气概，就想同他聊聊。他的客店是属中上等，因此接待的多是商贾和一般文人，所以，他常有机会与这些人相谈。因而也交了不少的回头客。

听说吕历要请教他，王明古非常高兴，眯缝着小眼说：

“吕先生客气了，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告诉你。可不知你问的是什么事？”

吕历沉吟片刻道：“刚才我去酒楼吃饭，听人议论本地知府被杀之事……”

“禁声！”王明古脸上颜色更变，伸出手去好象要捂住吕历的嘴巴。他站起身来，开开屋门，左右窥视一番，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回来又坐下。“吕先生，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要随便议论。”他神色严峻，看来此事非同小可。

吕历听见方砚一通吧叽嘴，翻了一个身，被子掀到一边，忙走过去给他又盖上，假做不明白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连说都不成么？”

“吕先生，你远道而来，有所不知。这南京城不比别的地方，可是个龙潭虎穴，极为复杂的地方啊。文臣武将多如牛毛，别说死一个知府，就是死几个一二品的大官，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啊！这，这怎么说？”吕历很有些吃惊。

王明古却讳莫如深，摆摆手说：“客官，你是做买卖的，管那么多事干吗？况且你家在北方，在此只是片刻停留，没必要管这些闲事。知道多了反而不好，横遭杀身之祸。”

吕历听罢，心中一沉，眉头紧皱：“如此说来，这金陵不是大明天子的地方啦？”

“嘿嘿，吕先生可知道，这是大明天子的留部，一应官衙同北京一个样。我们背地里都说，这简直是一字并肩的天子呀！”

“哦，这并肩的皇帝是谁呀？”

“咱们还是少谈这等事，不关你我。来，喝酒。”王明古举杯先饮一口，又劝吕历。“咱们平头百姓管那么多事干吗，有吃有喝就得了。谁当皇上，或者说谁当并肩的天子，同咱们有何干系？你可千万别掺合进去，不然，说不定哪天被人刺个透心凉。”

吕历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不过，可以告诉你一个新鲜事。城里有个幽灵大侠，专做杀官济贫，扶老携幼的好事。有他在呀，嘿嘿，那些官府老爷，王爷和文武大臣们，吓得连觉都睡不好。每个官府里都找来一伙子保镖，不然的话，幽灵大侠就会取他们的项